

一巷清风载古贤

王国信

初秋时节踏访桐城。孙儿驾车驶入皖中平原，窗外掠过的是一派沿江水乡特有的温润。青灰色的屋顶在田野间错落，白墙黛瓦映着成片的稻田，偶有几株枝繁叶茂的乌桕树挺立其间——这座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古城，仿佛从时光深处走来，正以沉稳的姿态，等候每一位寻访者的到来。

车轮碾过喧闹的老街，两旁的店铺挂着琳琅满目的招牌，拐进一条僻静的小巷，一座镌刻着“懿德流芳”的高大牌坊横在眼前——藏在皖中古城深处的六尺巷到了。巷口立着一座石坊，坊额上“礼让”二字虽历经风雨侵蚀，却依旧苍劲有力，仿佛历史的古城，仿佛从时光深处走来，正以沉稳的姿态，等候每一位寻访者的到来。

巷子两旁便是六尺巷文化展厅，推门而入，一股淡淡的墨香与檀木香气扑面而来。展厅布置得极为精巧，墙上挂着张英的画像及其家族的史料，玻璃展柜里陈列着清代的书信、奏章复制品，还有桐城派文人关于六尺巷的记述手稿。我驻足在一幅张英的手迹前，那是他写给家人的家书原稿复制品，字迹清秀温润，笔锋间没有丝毫身居高位的倨傲，反而透着一股平和与谦逊。讲解员轻声介绍：

“张英是康熙朝的文华殿大学士，相当于宰相，可他一生清廉，待人谦和。当年他在京城为官，家人在桐城盖房子，与邻居吴氏因宅基地边界起了争执，双方互不相让，官司打到了县衙。家人觉得张英在朝中有权势，便写信给他，想让他出面干预。”

说到这里，讲解员指向展柜中一封泛黄的书信复制品：“这就是张英给家人的回信，全文只有四句诗，却道尽了处世的智慧。家人收到信后，深受触动，当即决定主动后撤三尺筑墙。吴氏见张家如此大度，也羞愧不已，同样退地三尺，原本剑拔弩张的两家，就这样化解了矛盾，留出了这条六尺宽的巷道。”我走近展柜，仔细端详那封书信，虽看不清具体字迹，却仿佛能透过泛黄的纸页，看到张英挥毫泼墨时的从容——他身居高位，却未用权力压制百姓，反而以“让”字化解纠纷，这份胸怀与格局，正是古人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”的最高诠释。

从展厅出来，我再次走进六尺巷。巷宽的确不过六尺，两人并行需稍稍侧身，脚下的石板路被岁月打磨得光滑圆润。巷道两旁是青砖院墙，墙头上覆盖着黛色的瓦片，高出墙头的是院内的几株参天大树，硕大翠绿的树冠洒下浓荫，给古色古香的庭院增添了几分生机，却听不到半点市井的喧嚣。

忽然，巷子里来了几位穿着校服的孩子，他们背着书包，蹦蹦跳跳地走过，嘴里还念着“千里修书只为墙，让他三尺又何妨”。带队老师告诉他们：“这条巷子里藏着我们桐城人的精神密码，张英爷爷教会我们，做人要懂得谦让，遇到矛盾不要争强好胜，退一步才能海阔天空。”孩子们似懂非懂地点点头，却忍不住伸手去墙上抚摸，脸上满是好奇与纯真。看着他们的身影，我忽然想到，六尺巷的故事之所以能流传三百年，正是因为它承载的“礼让”精神，早已融入桐城人的血脉，成为代代相传的文化基因。

桐城自古便是文化名城，明清时期更是诞生了影响深远的桐城派，被誉为“天下文章，其在桐城乎”。而张英，正是桐城派的重要奠基人之一，他不仅以文名世，更以德行立身。在展厅的史料中，我看到这样一段记载：张英在京城为官时，常告诫家人“居乡勿恃贵，处世勿恃富”，他还亲自制定了《聪训斋语》，教导子孙要“勤俭持家，谦和待人”。他的儿子张廷玉，后来也官至宰相，父子二人同为清朝

情歌舞表演《海菜花》，那可是别有一番风味，该剧是以生长在洁净海水里的海菜花为主题，伴随着《海菜花》的歌声响起，呈现出一幅秀美绝伦的湖光山色画面，金花阿鹏携手走



裕安区九公墓雪后风景 翁怀龙 摄

游人如织，川流不息，赞叹着古城焕新姿，一派欣欣向荣的盛世景象。

丽江的纳西神山——玉龙雪山，由13座雪山组成，总面积415平方公里。最高峰海拔5590.2米，雪山还孕育了高山湖泊、森林植被等景观。

导游告诉我们：玉龙雪山是纳西族的圣山，纳西族的保护神“三朵”被视为玉龙雪山的化身，每年的“三朵节”是纳西族等民族祭祀雪山之神的传统节日。1988年，玉龙雪山被列为国家级风景名胜胜区，2024年入选“首批世界旅游名山”。

走近玉龙雪山，只见芳草萋萋，古树葱葱，流水淙淙。仰望雄伟的雪山群峰，欣赏大自然恩赐的美景，我们仿佛走进了传说中的“玉龙第三国”童话世界。

相聚是短暂的，旅行是匆匆的，分别是难舍的。人生那有不散的宴席，依依不舍、流连忘返、彼此祝福之情在群里、在语言里、在同伴中流淌着，久久回荡在同伴们的心中。

七彩云南行

熊国清

的歌声、热情奔放的舞蹈、经久不息的火炬为每一位来自远方的客人献上了一场彝族文化盛会。置身在彝族文化的歌和舞、情与乐、笑与火的海洋里，我们仿佛忘记了年龄和烦劳。

大理有着“大理风光在苍洱，苍洱风光在双廊”之美誉，更有“风、花、雪、月”之妙景。尽享“目极湖山千里外，人在水天一色中”，倚栏远眺，眼前的金梭岛是洱海里最大的岛屿，南诏时称它为中流岛，白族语则叫它“串诺”，意思就是海岛。

在金梭岛的龙宫溶洞内欣赏白族风

向美好的未来。

来云南旅游，大理古城那是必到的地方。

大理，汉代称叶榆。公元764年，唐代南诏在此建羊苴咩城，又称紫城。公元779年，南诏迁都至此。宋代大理国仍以此为都城。历经、宋代五百多年直至元代，这里一直是云南及滇西地区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。

置身于古城的“五华楼”下，古老的城墙、城门以及旧时的巷道，无一不是南诏古国文明的历史缩影。我们放眼望去，

在大别山麓已是满山红叶似彩霞的日子里，我们一行12人踏上了早已神往的七彩云南这片热情的土地。

在云南地导阿黑哥的安排下，乘车前往AAAAA级石林风景区。沿途，绿叶婆娑，白墙黛瓦，宜居宜游“七彩云南”的旅游气息扑面而来。

石林风景区已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“世界地质公园”、“世界自然遗产风光”，主要有石林胜境、剑锋池、望峰亭、小石林、阿诗玛化身石等景点。景区内迂回曲折的石阶游路始建于明朝末年，游人信步穿行其间，步履景变，如入迷宫，举目四望，皆是美景。石林深处还留有古老的崖画和摩崖石刻，印证了当地彝族人与石林的历史渊源。

石壁上的“石林”二字由原云南省主席龙云题写。1931年，前云南省主席龙云到石林考察，对石林美景赞叹不已，题写了“石林”二字，石林作为自然公园的历史从此开始了。

同伴们攀台阶，钻石洞，听讲解，叹奇观，夸赞大自然的鬼斧神工，感受石林历史文化的深厚积淀。

在楚雄彝乡，我们还应当地的彝族长者之邀，参加了他们独具民族风味的

花戏楼里说历史

舒和新

历史文化名城亳州因为曹操、华佗这两位历史人物而名扬天下，也因此而成为今日的酒乡、药都，所以亳州保留有曹操地下运兵道、华祖庵这两处著名历史遗迹和旅游景点。但亳州还有一处挺异类的历史遗迹，就是花戏楼。

花戏楼，原名大关帝庙，亦称山陕会馆，由大关帝庙、张飞庙、岳飞庙等建筑组成，始建于清顺治十三年(1656年)，由山西商人王璧、陕西商人朱孔领发起筹建，后经康熙、乾隆两朝共百余年多次扩建、重修。由于建筑的砖雕、木雕、彩绘多以地方戏曲折子戏为主要内容，所以俗称“花戏楼”，以铁旗杆、山门砖雕、戏楼木雕“三绝”闻名。关羽、张飞、岳飞是经常出现在戏曲中的主角，但把祭祀这些人的建筑称为花戏楼，颇有不敬的意味。不过，既然是由讲究实用的商人所为，而且是以观戏为目的，这些不伦不类的组合就是顺理成章、可以理解的。

花戏楼大门为三层牌坊架式，仿木结构，水磨砖墙上镶嵌砖雕，雕有人物、车马、城池、山林、花卉、禽兽；花戏楼戏台上方的藻井中有“龙凤呈祥”等彩绘图案，抱柱之间有两重大枋，枋上垂莲悬雕，隔成两段或三段，每段都是大木透雕，木雕的内容主要是三国戏文十八出，比如《长坂坡》等，层次非常分明，其精巧与前门砖雕交相辉映。砖雕、木雕精致非常，内容丰富，导游小姑娘介绍得很仔细与专业，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。

中国古代祭祀先贤的庙宇中，除了祭祀孔子的孔庙、文庙外，最多的大概就是祭祀关羽的关帝庙了。我们11月上旬在亳州所住宾馆的不远处，就有一座关公祠，而花戏楼的最主要建筑也是大关帝庙。在民间传说中，关羽与刘备、张飞桃园三结义，温酒斩华雄，为护嫂过五关斩六将、封金挂印、千里走单骑、水淹七军等，《三国演义》及此前的各种话本塑造了关羽集义勇智于一身、完美形象，关羽由此也被称为武圣、关帝。不过，演义毕竟只是演义，不是信史，不可完全当真。

从三国的历史来看，刘备之所以能在三分天下中占有一席之地，自然离不开一班文臣武将的助力。关羽作为刘备手下的一将，确实为刘备建立蜀汉政权立下汗马功劳。但关羽在性格上存在重大缺陷，他自恃熟读兵书、武艺高强和衷心护主，骄狂自傲，冒犯东吴，破坏了刘备和诸葛亮联吴抗魏、鼎立天下的战略，落了个大意失荆州、身首异处的下场，也使蜀汉在战略上处于被动地位。对于蜀汉政权来说，关羽的错误实际上是一个严重不义的过失，是他对兄弟的个人义气远不能相提并论的。但他却因结义兄弟间的个人义气，不仅被后世封为武圣人，还被演绎成千古义士，被各地的关帝庙供奉祭祀，也是一奇。

同样被奉为武圣的岳飞也在花戏楼里占有一席之地。殿外还跪着秦桧两口子，与关羽帮助刘备争夺天下、割据一方不同，岳飞是在宋朝面临异族侵略，朝廷被迫南迁的时候，力主抗战，收复失地，用生命践行精忠报国的母训，是一个流芳后世的爱国将领。但岳飞之死是当时战与和、君与臣、文官与武将等诸多矛盾交集所致的悲剧，并不单纯是投降派秦桧陷害的结果。如果真要有两人给岳飞下跪，秦桧当然得占一席，另一席应该属于宋高宗赵构。

与关羽的千年风光形成明显反差的是，桃园三结义的老三张飞虽然也战功赫赫，还是后主刘阿斗的老丈人，但其历史地位远不如关公。花戏楼的一角，有一间祭祀张飞汉桓侯祠，走近一看，冷冷清清，无一缕香火，无一个游人，可谓凄凉。历史上真实的张飞暴而无恩，跟随刘备征战四方的业绩无人喝彩，反倒是被天下杀猪人奉为鼻祖，不知道是在抬举张翼德还是在笑话他。历史尘埃中的张翼德倘若自知，不知会作何感想。

花戏楼展示的历史是复杂的，历史的复杂还表现在，两个商人来亳州是做药材生意的，而亳州的药材生意是因为被曹操杀掉的华佗而发展起来的，不仅如此，这两个商人还在曹操的家乡建庙祭祀曹操的故手关羽、张飞，而曹操的家乡人居然接受了这个大关帝庙、花戏楼，并多次扩建、翻修，今天还凭借这座古建筑，大力发展起旅游经济，还相当红火。



人在旅途

本版责任编辑：徐缓



冬日里的桂花香

胡晓芹 文/图

11月的最后一天，金寨的风里没有冬的凛冽，反倒裹着23度的温柔。送女儿走进舞蹈班的那一刻，阳光正透过梧桐叶的缝隙洒下来，在地面织就斑驳的光影，像极了小时候母亲缝在衣角的碎花，暖得让人心里发颤。我跨上电瓶车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：这般难得的冬日暖阳，绝不能辜负，总要寻一处地方，好好吸纳这诱人的光与暖，给忙碌的日子充充电。

顺着街边的绿化带慢慢骑行。车轮碾过落叶，发出轻微的“沙沙”声，像是时光在耳边低语。行至金寨大市场对面的绿化带旁，目光忽然被一抹熟悉的绿意牵绊——桂花于金寨从不寻常草木，它是这座小城的县树，更是刻在每个金寨人骨子里的乡愁与荣光。那首《八月桂花遍地开》的红歌，至今仍回荡在街巷间、田埂上回荡，伴着桂香流传了岁岁年年。道路两旁的绿植还带着深秋

的余韵，深绿、浅黄、暗红交织在一起，衬着澄澈的蓝天，每一帧都是自然馈赠的画卷。金寨的冬日就是这般鲜活色彩，藏着小城独有的温润与生机，更藏着红韵与桂香交织的深情。

忽然，一阵熟悉的清香顺着风飘来，钻进鼻腔，瞬间唤醒了所有的感官。是桂香！这个时节本该是桂花谢尽、静待来年的日子，竟还有这般惊喜藏在街角。我连忙停下车，循着香气四处寻找，目光最终落在几株熟悉的桂花树上，枝叶间藏着点点金黄，米粒大小的花瓣簇拥在枝头，像撒了一把细碎的星光，在暖阳下闪着温柔的光，更像无数跳动的音符，在风里轻轻吟唱着那首耳熟能详的红歌。原来，它们竟在初冬的尾声里再次绽放，不仅惊艳了我的时光，更唤醒了心底深处关于家乡的红色记忆。

恍惚间，这桂香竟与记忆里《八月

桂花遍地开》的旋律融合一起，歌声里的赤诚与热烈伴着花香漫过心头，连日来的疲惫与琐碎烦恼，在桂香与红韵里渐渐消散，只剩下满心的欢喜与安然。

拿出手机，我轻轻凑近枝头，想要捕捉这份难得的美好。目光被不远处一抹鲜亮的红色吸引。那是路边的一块宣传牌，“中国梦，我的梦”六个大字醒目而有力，在暖阳下透着滚烫的温度。恰好一阵风过，桂花香软软掠过，花瓣轻轻落在手机的周遭，我连忙按下快门定格这一幕。看着镜头里的画面，竟觉得红色字迹仿佛被桂花香气沁透，被红歌旋律浸润，每一笔都带着清甜的暖意，每一字都藏着向上的力量。这一刻，桂花的香、阳光的暖、市场的烟火、标牌的初心，还有刻在骨子里的红韵，交织成一幅鲜活的画卷，让我忽然懂得：这花香里不仅有岁月的温柔，更有梦想的分量与红色的传承——中国梦，金寨梦，我的梦，原来我们都在花香里、红韵中，向着美好与远方默默努力。

站在桂花树下，目光投向四周，竟发现这里早已成了冬日里的一方乐土。不远处的长凳上，几位老人围坐在一起，手里捧着保温杯悠悠地聊天，阳光洒在他们花白的头发上，镀上一层温暖的光晕。几个孩童在草坪上追逐嬉

戏，清脆的笑声像银铃般响彻公园，衣角被风吹起，像展翅的小鸟，满是无忧无虑的朝气。

一阵风拂过，桂香愈发浓郁，《八月桂花遍地开》的旋律仿佛在耳畔愈发清晰。忽然，一个骑自行车的少年从树下掠过，“嗖”的一声便消失在街角，只留下一串清脆的车铃声和被风吹起的衣角。那朝气蓬勃的模样，像极了年轻时的自己，带着几分莽撞与热血，在时光里肆意奔跑，也像极了这座小城，永远带着向上的劲头、带着红韵的赤诚，向着梦想前行。

赶到舞蹈班门口，女儿刚巧背着舞蹈包跑出来，脸上带着练舞后的红晕，满眼雀跃地扑到我身边。我从电瓶车后座，她的小手忽然轻轻拨弄着我的头发，满是惊奇：“妈妈，这都冬天了，你头上怎么会有桂花呀？”我笑着给她讲起《八月桂花遍地开》的故事，讲桂花于金寨的特殊意义，女儿听得眼睛更亮了，叽叽喳喳地问起红韵的来历，问起桂花是不是永远都这么香，满是童真的好奇，也悄悄接住了这份桂香与红韵的传承。

我知道，这份带着桂香与红韵的记忆，会像一颗温暖的种子，在岁月里慢慢发芽。那缕清甜的桂香，那段激昂的旋律，早已越过街角的桂花树，藏进了我的梦里，成为平淡日子里最珍贵的馈赠，成为金寨人永远的精神底色。



两位父亲的爱

潘代怀

生命中两位父亲，一位给了我血脉与忠诚，另一位，则在我人生的风雨中，用沉默的行动为我筑起了最温暖的屋檐。

我的父亲，是前者。他今年八十多岁了，并不高大伟岸，像故乡土地上的一块顽石，坚硬、沉默，在承载生活重压的同时，也磨疼过我们稚嫩的皮肤。

最深刻的记忆，停留在1992年那个为大哥盖婚房的初夏。

那时我十几岁了，正读初三。父亲勒令我辍学打小工帮大人们干活，他还骂骂咧咧抱怨我的母亲：“给这个伙子(方言：孩子)念书有什么用啊！还不是像小东、代平(我的哥哥姐姐)一样考不上中专，花的钱碰到水里一点都不响？”后来还是我的班主任三次上门劝导父亲，我才得以重返课堂，直至考上中师后来当了一名老师。

那时我心中充满怨恨。如今回想，他那种生活重担压弯的脊梁，何尝不是一种无声的付出？只是他的爱，像山里的石

头，坚硬而砾人。

况且，他的爱，还深藏在“双抢”时苛责的目光里，也混杂在农活失误时的棍棒下。我深知他的勤劳与老实，也曾心疼他年过花甲仍在外奔波打拼，但我们之间，似乎总隔着一道沉默而冰冷的墙。

直到后来我遇见了我的岳父。

岳父个子不高，年过古稀，耳朵有些背，但在他的身边，我感受到另一种父爱的温度。我生病前常去他家吃饭，喜欢小酌一杯，有时一喝便是一个多小时。岳父从不直言催促，只是拿起扫帚，在一旁静静地扫地。对我的贪杯耗时间，岳父一家从未有过一句怨言。可是有一天晚上，

他放下扫帚坐到我对面语重心长地说：“代怀哎，酒喝多了肯定对身体不好，我劝你少喝点。按理说，这个话在我家我讲出来都不合适。”我点头称是，可酒杯仍未释手。

后来我才恍然：那沙沙的扫地声，是他无声的陪伴与智慧的提醒——他在给我留足面子的同时，尽着长辈的责任。这份“润物细无声”的关怀，让我敬佩。

而真正让我没齿难忘的，是2024年元月1号。我从省中医院康复后首次回家，车至岳父家楼梯口时，我怔住了：从一楼到岳父家的楼梯木质护栏被磨得锃亮如新，灯光映照下，竟熠熠生辉；陡峭的

台阶更是洁净得一尘不染，仿佛迎接一场庄严的仪式。

岳母红着眼圈告诉我：“你爸爸听说你要回来，昨天天没亮就开始清洗楼梯栏杆。他也是个过了腿梗的人，从三楼到一楼，一盆盆地端水，一根根地擦洗，来来回回不知爬多少趟，就怕你扶不稳，又怕弄脏我的衣服……”

此时，我又愣住了，鼻腔酸楚。左脚正欲艰难抬起时，却见岳父已从楼上搬东西折返。他看着我，嘴角挂起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：“代怀啊，你受苦了，好歹，看你头脑清楚，真是万幸。”话未说完，他那布满老茧的手便伸过来要搀扶我。

“爸，让我自己来。”我声音哽咽。

人在困境中，方能看清世间的真心。岳父啊，你这笨拙又真诚的举动，是何等的诚心待婿呀！您让女婿敬佩，又怎一个“谢”字承载？

我将夺眶而出的泪水硬生生憋了回去，只因我不想让您——我亲爱的、从骨子里尊敬的岳父大人，为我再添一丝担忧。

故乡的烟火气

李太芳

在电脑上敲出村庄名字时，故乡就显影般地呈现在面前，带着温馨，带着暖意，带着母亲熟悉的体香。如果母亲是我们一辈子思念的人，那么故乡，就是我们一辈子都魂牵梦绕的地方。因为那里，存留着我们降生时的胎衣，存留着我们人生的第一次啼哭，还存留着我们求学时歪歪扭扭的脚印。无论你离开故乡多久，都忍不住要一次次地回想，这回想时的继续心绪，可就不是乡愁！

当年，故乡的土地养育了我，还培养我读了十几年书，我感感恩戴德，报答养育之恩才对。可我却却在异乡大地上，给人家教书育人几十年。故乡养我这样的女儿，确实不算划算啊！”丫头，就像一片随风吹走的云朵，一片轻盈飘去的花瓣，一片树上摘下的叶子。

“鸟近黄昏皆绕树，人到暮年定思乡”。在故乡夕阳的余晖里，天还是那片天，地还是那片地，风也还是柔柔的，软软的。放眼望去，眼前呈现的是生机勃勃的景象。水稻碧绿的铺向远方，在微风下荡着波纹，似乎跟我亲切地戏闹。路边的大树上，鸟儿在翠绿的树丛里，钻来钻去，冲我喳喳直叫，好像迎接我的归来。对面走过的人，对我点头微笑，我也点头送去微笑，虽没直接打招呼，但似曾相识的情态，可不就是乡情吗？这里那里的小洋楼，骨牌似的摆在那里，白墙黛瓦隐现在绿树丛中，周围全是大片茂盛的庄稼，在微风中翻着绿波。还有宽敞的晒场，如果再有一些骡马和马车，可不就是一个大庄园吗？

正这样想着时，一处房顶上的炊烟，袅袅升起，直冲云天。不一会儿，近处远处都赶趟似的冒出炊烟，一缕缕，一片片，从树丛里冒出来的，楼房后面升起来的，高高烟囱里冒出来的，各具情态，各具温情，各具温情。这种城市里不见踪影，而故土上仍然蓬勃的炊烟，多温馨，多感人啊！它日复一日地陪伴着父老乡亲，忠心耿耿地扎根于这片土地。一日三餐，永不疲倦，实在让人钦佩。这充满生命活力的炊烟，带着我，一下子就进入了早年的生活里。

五十年代出生的我，大多数记忆里，都是贫穷和饥饿。很小的时候，我就捧着篮子挖野菜，肚子咕咕叫时，对炊烟特别亲切，只要望见自家房顶上冒烟，浑身就充满了力量，知道饭快烧好了，回家就能吃到嘴。新长到十几、二十几岁，日子也好不到哪里去，年年青黄不接时，还难免断炊。我当队长的那个生产队，我刚接任的那个荒春头，就遇到了难题：一天中午收工后，王元志没像别人那样回家，而是躺在地头，脸朝草棚睡下了。我回头走向他，见他直挺挺躺在那里，草帽顶上，立着一只红蜻蜓，只是我没心欣赏蜻蜓。蹲下来问他，咋不回家吃饭，他起身说断炊了，回家干啥？不如睡一觉，下午接着干活。我问他咋不早说啊？他低头不语。我想也就明白了：一个大男人，又是退伍军人，自家的事，怎好向一个刚上任的小丫头说呢？

经了解，类似情况还有三家。见他们房顶上，该冒烟时没有炊烟，大人孩子走出来，都一副没精打采的神情，我知道确实是实情。于是到公社，申请了两千斤回销粮。社员们这才把我当成他们的贴心人。吃了肚子的人，从不养奸，共同努力，当年就获得了粮食大丰收。人们脸上有了笑容，说话有了底气，家庭关系和谐了，邻里关系和睦了，对这个队长，也更加信任，更加亲切了，老远看见，就笑着打招呼。

过年那几天，我特意观察了全队的炊烟，在夕阳映照的傍晚，我从东头到西头，从南边到北边，每家的烟囱里，都徐徐冒出暖心的炊烟，闻到了醉人的香味。这家窗内，听到了锅铲炒菜的响声；那家门前，听到了母亲唤儿吃饭的声音。老人见我，笑着打招呼；小狗见我，围着转圈儿。我心中的乐啊，比吃了蜜糖还要甜。

故乡变好了，翻天覆地地好了！城里有的，他们都有；城里没有的，他们却有：有新鲜蔬菜和粮食，有清新空气和水源，有安静怡人的居住环境，还有城市里没有的炊烟。大多数老年人，还保持着古老的做饭方式。遍地的柴草，现成的大锅，如果不火，不是暴殄天物吗？老方法做出的饭菜，味香可口，谁都爱吃，这才是过日子的样子啊！

看着一日三餐的炊烟，如果不去，只因我不想让您——我亲爱的、从骨子里尊敬的人间烟火气。



岁月留痕

本版责任编辑：徐缓